



濟美堂集目錄卷之二

賀總督凌洋山公膺 恩賚序

賀大中丞許敬菴老公祖擢南大理序

賀大司馬二華譚公還 朝序

賀大中丞郭華溪晉 畱都掌院序

賀洋山凌公兩廣功成膺 錫序

總督兩廣軍門題名記

廣東條鞭全冊序

湖廣鄉試錄後序

湖廣同年錄後序



恩貢廣西貢士齒錄序

山東武舉鄉試錄前序

湖廣武舉鄉試錄序

湖廣武舉錄後序

原壽篇賀汪藻瀛臺長

壽伯子國禎七袞序

贈德一孫子偕配陳孺人雙壽叙

賀呼母太夫人壽序

賀陳母楊宜人七十二壽序

賀陸母顧太孺人壽誕序

賀姊陳母七十八壽序

壽吳母楊孺人八袞叙

明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南京禮部尚書肖泉

林公墓誌銘

明中奉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莊石

坡先生墓誌銘

明故奉政大夫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椿石

葉公墓誌銘

明故奉政大夫江西廣信府同知吳君暨配

宜人孫氏合葬墓誌銘

明文林郎廣東博羅令西洲陳公墓誌銘

明故臥雲孫隱君墓誌銘

誥封淑人袁氏墓誌銘

濟美堂集目錄卷之二 終

濟美堂集卷之二

賀總督洋山凌公膺 恩賚序

粵介在南服古用武之國也間者山海寇匪茹不可制賴 聖天子寵靈悉卉服而毗隸之民稍稍息踵稱寧宇矣惟羅旁鎔兩粵之交負嶺抱江廣袤幾千里而山遙又入諸亡命爲淵藪恃險固往往出剽江干執戮無算兵急則獸奔緩則豨突亡有已時自史稱略定楊越後雜獮不及焉 上脩

太平之業銳意安攘銷萌固本爲萬世基乃采朝議以太倉洋山凌公輟近班總制兩粵 賜璽書

便宜從事公拜 命遂兼程至不敢以旦夕故厯宵旰之懷哀議徵卒會東西省兩大帥授略誓師督以憲臣統以總率重兵十道並進凡三閱月斬捕首虜一萬六千級有奇俘獲倍之兇渠悉面縛致戲下諸走匿墜崖谷竄林莽焚溺死者不可悉計粵吏民相語謂兩省軍興未前覩也捷聞 上大嘉悅筮吉告 廟公卿大夫宣賀 大廷晉公秩右都御史仍兼司馬胄廕錦衣一人又特 賚飛魚服以明褒寵其餘爵賞有差蓋異數云某不佞濫竽制闡之末再拜稱曰懿哉樂乎公之伐在

社稷遠矣方廟堂議首事時聞者卻步談者辭舌孰不稱難一謂崇岡茂菁鳶跼虎踞卽勁卒不能前深入不能大索得地利難一謂土酋玩命徵調多愆期日久春深瘴雨毒霧堅瑕殊操主客異執安能日與之持嘔腕也得天時難海島谿峒軍旅數興不無事矣轉饜繕守罷于奔命靡有寧歲得人和又難自開府以來仗鉞視師若襄毅文成兩公者其勲猷燁赫可著錄而遺羅旁至今豈其慮獨後哉竊以爲兵先制變功在遭時當襄毅時急在藤峽文成時急在思田八寨置羅旁是標本之

說也今天子德流方外威振殊俗晏然無烽燧之警粵雖遠在萬里眇猶臥闔可復置乎辟有患疥瘍之疾日脰月削失而不治扁鵲何施固當寧所爲拊髀也公力排盈庭之言恭行天討誓滅此而後朝食義氣所指川湧山推破者若崩歸者若赴天助其順地讓其險人人用命爭叩首迎敵七旬來格六月于襄卽詩書所稱何以加焉謂公有社稷功信矣初公陛辭會舊制府殷公請征羅旁上機宜方略悉如公指推轂公可屬大事乃今符右券矣夫有決策任事如公又有讓能

體國如殷公者交翊贊以隆懋伐佐洪圖何太平不可異乎夫戢亂保大相須者也開始善成相濟者也襄毅文成相去六十餘載藉令後先繼及謀議皆咨粵可千百年亡郤詎有今日公料敵制勝動合神機未還師卽馳上善後數萬言鑿鑿中大計而又繼殷公居制府潤色恢張益闔以密所保大善成爲國家畫長治之規樹永寧之業此豈獨粵人世世賴之也公與殷公同嘉靖中年所拔士兩公雅以身任天下之重出入均勞寔天純佑命以畀贊今上中興之烈且將有大庇區寓

累績旂常者在焉某又烏足以闡繹之哉

賀太中丞許敬菴老公祖擢南大理叙

夫譚學術治功豈二乎哉天下有正學斯有真儒有真儒斯有善治其要在完本體識化樞公其道以風之而已然非真以萬物爲體以天下爲度則未之能行焉浙西許敬菴先生之撫全閩也旬月而政舉朞年而化洽固於初莅進閩士而與之言矣猶多自蒞性靈執泥窠臼而未有廓然於曠耳之譚者先生憂之慨謂上理未登由人才之不具才之不具由正學之不明學之不明則在位未有實而倡之者爾於是謀之學憲典廢校爲書院而

額以共學羣俊髦饒焉道其所本有出其所得
兼欲身振而新之以大學一書孔門傳心正脉也
述其義條貫之口釋其旨而身證其事手握鑄士
之器胸橫待問之珍卽一周旋顧盼其間而諸士
皆瞿然化矣先生坐進以此重拱璧先駟馬庸可
易及哉是爲以身風士而以士風天下者也吾聞
風之生也起于青蘋之末布于激水之上渺乎微
矣而琴琴而刀刀遂達之千百里之外披靡萬彙
莫不至焉故白沙氏倡道江門而潔身之風在南
海陽明氏倡道會稽而同仁之風在四方豈其闢
一戶牖增一枝葉爲名高乎其風固有自爾先生
之於閩士亦旣風以動之矣然非止於閩而已也
固必有響應焉蓋先生之學以格致爲入竅以真
修爲實際以治平爲實驗而要皆主一誠以運之
原諸翼翼昭事之心持以耿耿不折之氣發爲正
俗祛浮之政通以兼濟並成之功故司銓而銓乎
守旣而旣惠師陝而陝士服尹京而京輔寧此先
生之已效大人之餘緒而非其精也其精者則藏
之於沉冥而可以準四海彌宇宙卓立天壤徐收
位育所謂止善之極致蓋如此江右李見羅氏先

生之同志也被逮寃圉毅然以去就爭之擯而不顧吾聞癸巳之旱暵禾立槁矣旦虔禱而霖霈氓萌蘇焉蓋先生之誠也通於彼我而格於穹昊者也今吏之虛憍而自營者且懾縮矣窮簷之困鬱而未紓者汜可康矣庾廩之乏缺而未足於備濟者日豐裕矣諸城之頽弛而虞有戎者飭矣士卒之慍怯而不振者思奮矣廼先生之功旣成而大理之命已下凡此多士固依依不能忘教也其能忘先生之勛勩哉然而先生之風固在也先生之誠之周浹於人心者常若左右先生也 聖天子方且遲先生以宿所當居之位區區海邦特過化者爾顧烏足以稽先生于節鉞之將戩而諸生徵言於不佞慙朽且病業久不能爲言姑於先生之學而言其大要誦旱麓及九罭之章授之

賀大司馬二華譚公還朝序

今上臨御元年法令修和截海來威薦臻至理猶以匡攘之略未具用言官議召今兩廣督府大司馬譚公入鎮昌平敷求長策簡閱燕趙武勇繕之爲備屹然西北樹垣屏焉嗟乎意深遠矣愚嘗觀于二雅六月常武諸詩所以明周室中興之輔甚盛至云文武爲憲萬邦者吉甫一人而已抑何其難也夫以翺鳳之士方職其誰嗜虓虎之臣力政於擘燁而疊疊番番能左右宜者又未必身勞四方而歷有成績則文武兼之而多其經營者萬

邦非吉甫信誰憲哉然自大原既凱入爲鄉士也
城齊之師待其風誦以慰永懷至於程伯有事准
徐亦仰而受成焉王朝之利賴之也其視萬邦又
加遠矣故大臣者在邊陲則邊陲重在朝廷則朝
廷重在邊則在朝思之在朝則在邊思之非爲是
一人以勞於天下而天下之重輕固有繫於一人
之身者如今之譚公非卽其人耶始倭難起吳越
間民蓋蒿然無所歸命矣公時由南司馬郎出守
赤城固醇然儒者彰布威信杖馬箠驅之已爲大
叅伯讀禮家居起而平江右流寇數千百已遂授
鉞于閩閩倭方陷大郡上下恇懷不知爲計公至
一鼓而殲自是吳會甌閩之間人有寧宇重知生
遂之樂者伊誰賜也公旣請終制載起督撫關陝
就道會蜀妖寇之變復改鎮蜀至則已平廼下教
令施舍補助振百姓之急境內大定已卽總督兩
粵粵東西人殊苦峒寨稔毒嚙啣延頸埃廓清而
新命至矣凡公所至皆屬艱大有不可必除之患
然皆談笑而弭之夫豈其智畧足多哉良由公以
身任天下至忘利害而凝定淵博有古人之未易
至者此其爲有本也今 天子念公什九在外廼

召入本兵爲京國恢久安之畜寧遂忘外服與
王朝榦也天下支也吉甫不入爲卿士則周之榦
必不能赫業公不入則前此所以經營四方者其
支已疆矣而榦未之疆非計也之行也其在萬邦
非不欲私公以爲憲而勢有不能得者所重固有
在爾雖然則何以慰邊萌之思曰公旣入司政本
而植王國則風誦山甫受成程伯以弼赫大業之
順治者不亦有攸屬乎語曰榦盛支茂莠者遠矣
又何以爲不得私也華嘗事公於蜀茲復從諸大
夫后宜有執筆之役於是乎書

賀大中丞郭華溪晉留都掌院序

今都御史卽古御史大夫之職秦漢以來或亞丞
相或典司空必其風采宣颺密固不撓九卿高第
者拜之蓋其重也我朝兩都並建提衡而治南
中去輦轂遠法度紀綱整齊而繩約之國家
神氣在焉故其任尤重萬曆癸未冬南京掌院都
御史員闕上簡中外大僚以御史大夫華溪郭
公往踐其任又數日復璽書命不佞代公督二
廣疆事是集于木而臨于淵也其何敢爲公辱粵
右介萬山中林箐蔽虧煙嵐滂鬱異族穴處其間

根據蔓滋莫之誰問至古田沒極矣公自釋褐負
文武材及爲晉興牧一入境歎曰此腹心之疾也
不治則中潰繼之矣其後古田賊果劫帑金戕藩
臣以去又數年公歷臬藩三使每歎曰門庭之寇
利於用禦不翦此敢朝食乎是時不佞方督學侍
公耳公言故知其有當也往粵藏無能支終歲公
爲減汰肥理庀餼糧繕攻戰具而殷中丞適奉

詔專征伐底有成績論者謂公決策豫故給食不
乏功侔蕭相國云又後二年公繼殷公受節鉞一
號令一謀畫信如合節捷如建旌震如風霆固如

扁鑰征府江則府江平征洛容則洛容平征懷遠
則懷遠又平柳城永福陽朔之師土酋黃賢相黃
金彪之禽或撲於方熾或杜於未萌而割四都建
新寧則不費一鏃糜一饟南寧太平倚爲屏蔽論
者謂銅柱燕然之勲褊矣公晉少司徒不佞以公
官代撫亦惟徼公之惠以有辭于粵人迨不佞疏
請歸侍其後十寨之師經理未竟上厪 霄旰復

詔公以少司馬再撫粵劬精殫慮設鎮以彈壓之
招芻以拊循之移偏將於要地以控禦之三江波
恬萬山塵掃是公之成也公晉御史大夫總督兩

廣不佞以公官又代撫又惟微公之惠以有餘
粵人公駐節蒼梧一掃舊故而更新之聲色寂如
堂皇宵如而威聲振疊廉問旁流叛者束手墨者
解組民得樂生士得宿飽卽羅旁兩山陸川臨賀
間有不諛之孽異時所必捐數千糈以從事者直
以勁卒齋尺一攝之駢首就縛若束犬豕然斯豈
微幸旦夕可致哉公勤勞餘二紀輪蹄踐剔盡東
西而履歷之遺粵以千百年之安萬億人之福功
何烈也 上念公久歷於外召入留院微獨卹臣
勞蓋重屬公云留都 帝業根本而御史大夫則

羣工之所承式庶績之所稟茲也今吏治近窳謠
俗凋敝今好煩而閭閻日索水旱相繼而麥溢亡
節度幾藉公俄頃之化以表帥廣厲之 上仄席
俟公矣夫垂紳之士登崇躋臚何地無之顧其取
重於時而時不能不資以爲重者則誠股肱之託
古之所謂社稷臣也 明聖在宥遐邇一體粵重
則藉公一撫又再撫東西粵重則藉公總督留都
重則藉公坐鎮而綱紀之 黼展之念又有重於
留都者能令晏然留都已哉公行矣不佞且繼公
事事兩粵矣所以酬公與慰粵人者則有勸侯之

畫在

賀洋山凌公兩廣功成啓 錫序

皇上御極之四年 詔吳門凌公以少司馬總制

兩粵有事羅劬越明年羅劬平 詔晉公右都御

史經理成事又明年公所畫繕守諸便宜告竣又

徵粵西討柳慶諸告捷疏并上 聖心優嘉錫

金幣以初蔭錦衣世其襲蓋赫然稱盛際矣華用

是復得以再揚公之休烈先是羅劬之役 主上

首推轂公旌旄入粵進言者猶然道謀築舍也公

肅將 天威獨運廟算倜然奮朝食之愾謂 聖

上威德遐暨四垂率賓卽黜虜且內附羅劬舊在

我版圖柰何恣其阻梗置勿問尅日而進無慮
師蓋公之斷也其地東西交錯犬牙千里徭浪車
扇羽翼萬山至狡悍矣公誓諸將無貪功無殺降
其不悔罪者則授方略以肅雉之千崖如砥係繫
歸命卒以關武夫之口而釋 南顧之憂蓋公之
武也我師方大舉日兵未血刃公預陳九事馳至
闕下皆善後令畫其略以爲媮一時之卻而虧
九仞之業與藉寇兵齎盜糧亡異 廟堂悉如公
請繕城濠設屯戍置郵舍分將吏畫田通賈織齋
靡遺以方寸運之而不爲勞不旬月間底有成績

樹萬世之不基復邊服之故物蓋公之忠懇也公
首事在斷已事在武而復以忠懇成之故無智名
無勇功而兩粵益享平寧之麻議者謂是山爲剖
判以來所未圖則是舉亦剖判以來所未覲也夫
國家疏爵受采非恤其私將社稷是毗士大夫折
珪垂組非夸其榮將艱難是力當羅旁進師卽將
吏私相語謂攻未必克克未必守以今所覩見垣
堞屹乎金湯戍卒奮於貔虎平荆棘爲廬舍化刀
劍爲牛犢何其盛也蓋公以此始亦以此終故能
輯無競之烈而建截之勳如是然 羅旁爲西

粵東鄙曆齒輔車執相馮倚羅秀靖則三江靖而
粵以西可安枕亡恐頃者河池啼咳北三之師仰
成決策坐收全捷實徼什一之獲於公而南丹歸
地府江縛面皆未有一矢以逆顏行則公之聲猷
寔先之華不佞亦獲藉是以薄譴責公豈惟大有
貺於粵人哉夫畢知宣猷以弘尊庇之略臣之上
計也疇庸詔祿以疇匡攘之勛國之大典也公懋
不世之功固宜懋不世之賞 綸恩寵渥川注日
升入踐樞衡上贊 密勿今朝野方翹首企踵埃
之垂長久之謨以佐 明朝之治環海內外均受
其賜華則安敢私公敬馳以賀

總督兩廣軍門題名記

二廣故百越地也秦置桂林南海時東西惟一尉
一監裔漢唐漸齒於侯服之設官迄五管詳矣

明興東西分藩時命御史中丞監方伯之國各稱
撫臣不常設已更總督提督贊理或兼撫不兼或
專撫皆有事命官平卽罷如王忠肅公勦以總督
至葉文莊公盛以巡撫至是也成化改元韓襄毅
公雍始專總督開府蒼梧嗣後遂有定員顧自襄
毅歷今自三十餘年宦茲者四十九人而題名之
后缺焉萬曆甲申余小子某旣上制府幸藉 廟

畧式靈以戎事之隙閱舊志覈其姓氏命梧守林
喬楠勒碑樹之中堂而並記之夫古今譚邊患輒
急胡越我朝疆理域中制置之臣南北並建蓋
其重也其在越東兼患山海西獨患山置郡鎔壤
渤海叢箐之險與賊共之西率仰給東饗東亦借
兵於西藉令事權非一此掣彼牽道謀是用委曰
分土疆事棘故督臣縣衡控制左右折衝於勢良
便初猶並遣內臣勲臣中不能無得失廷議畫
一悉裁去督臣始獨奉 璽書將事權綦重矣顧

其任寔難間常筭之地方幅幘水陸數千里譬之
人身擁腫血脈渺不壅闕文至檄詰又烏得以旬
日期會也道理踈迹之難所領備兵使者十有四
守藩稱是郡二十有一州邑百四十有五大將都
護迨材官專治兵者二十有七武衛二十有四戍
所倍之號令調度必悉中機宜案牘羽檄相關白
在立揮遣無闕滯稍有弗當瑕釁易生政令捷給
之難古二千五百人爲師今二垂組練乘廣居若
餘皇水犀卒幾十萬衣食縣官平居坐糜一有徵
發雲集而需芻糗犒酬莞辦無已時也供億毋乏
難土酋獷悍自恣爭疆域紊宗庶擅兵相攻無歲

無之此固用羈縻治難以一切乍定乍擄故息紛
塗爨情法枘鑿而馭夷爲難徭入叢薄中與禽獸
處此捕彼出譬之鼠齧撲去復來今視嘉隆間頗
稱小康餘孽竊發詎一一芟薙而禽彌之故招狹
爲急無論首功東郊頑民畢公保釐凡以升降俗
革云爾則剿撫得宜爲難民財匱詘藏庾空虛曩
有大舉至請 內帑今山海林藪關市之租悉佐
軍興一領於司計之經費鍾釜入之必以圭撮出
之其或弗節漏卮類矣故節用又難夫難之不圖
猶之不遠而猥握重權以立干吏士之上 簡書
之謂何不佞叨乘諸君子後用是懼焉故燁神却
慮拮据畜租劫防縲戶冀以無塵 霄旰憂而未
之能稱也尙 主恩而思酬繹前修而茹赧茲石
之建其敢曰徒爲觀飭要以昭揚往烈懋勵來者
俾思難以圖其易則有微意存焉詩不云乎召公
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惟敏且似則祉且及之
矣敢以諗諸同志

廣東條鞭全冊序

昔董生傷秦漢之際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李唐
下達租庸調興師古遺盡終不可罷夫輕則貮重
則桀從來遠矣我朝什一中正布在令甲有司

奉行惟謹繕可攷鏡也余入粵稽罷國賦籍缺焉
未備豈有司征求無藝惡害已而皆去其籍耶會
侍御叶江鄧公至巔求利病可罷行者亟檄藩司
議之藩伯雲間蔡君甌寧滕君咸以精明洎事討
故蒐遺苴漏濟蠱躬親勾勘業有條議上余與鄧
公咸報可無何而西蜀汪公繼至申覈如前旣竣

則命登剗剗布竟內云大抵先括全省之總賦歲額之委需次及罷邑適合迥分列爲綱目籍具矣余喟然嘆曰古今有土而治曷嘗不以賦稅哉顧物任於土而盈縮弗齊勢必絀弊生於徂而消實不防流必殫詩賦傾鼠畏楚蓋有以也當世之賦責基於令士初試驟居吏民之上多目眩心痺不閑捃算往往以吏爲師徂粟屢更筭事日繁區區齊民又烏能忍肌膚陷箠楚與上爭錐末之利粵去天萬里民愚而椎居鈔藏蓋畜積漢初置罷番禺十七皆以故俗治民賦稅至各以地比給之乃今侯尉楚立隱爲田武之國屬有軍興卽山海關市之租悉以佐賦無論田里矣故經費出入歲有常數上簡下供無不急可罷者股之朽之業劇而財匱夫安得按堵蕃阜不窳瘵也郡國有司以百十數賢而素官固多有之或廉明稍不逮吏夸毗而進浮食奇名塗民耳目弊且不支是故稽之不可以已也余心憫之今乃快覩其成而數千里土田所生遠近賦入貢篚以迨調度興廢如在目中雖有貪墨之夫城社之蠹欲上下其手一切巧奪無所用之而齊民亦得奉畫一之規畢力以輸公

上庶幾無嘆息愁怨之聲哉昔陽道州有言撫字
心勞催科政拙而趙葵繹之曰催科不擾是催科
中撫字也要以並行而不悖有法存焉則是籍謂
撫字之書其可也嗟夫雖有離朱不廢繩墨今繩
墨具矣遵而不廢吾以望之粵之賢有司者

湖廣鄉試錄後序

聖天子御寓之四十二年爲嘉靖甲子天下鄉試
之期湖廣則監察御史徐某監臨之飭度展采迪
簡咸稱錄旣成某以職事宜有言以序諸末某維
荆楚南服之國熊繹氏之故疆也迺一變而臻道
教文治之盛斯非綦隆之極會哉盖天生 聖人
寔起南離受圖錫紀遠邁前烈稽三五之道勸學
典禮周浹四表而楚以首善霑被融液最厚士之
生於是也其甚幸矣某等應聘始至則相與覩神
禹疏鑿之功繹周文作人之化瞻衡嶽之峻極望

荆野之嘉氣適作而嘆曰於休哉山川之勝區也
所稱名士者不在茲乎入闈三試之得盡觀其所
爲文類皆根極理要發抒治程廣而不譁鬯而有
獲穆乎簡夷則清風之頌也鬱乎深思則湘騷之
麗也綜括羣籍則典墳之富也憲經闡微澤之於
道則春陵之詣也颯颯乎其治世之音太平之具
乎誠山祗川若之所不能闕而前哲之所不能擅
也非感 聖化之深其能若是也哉故神龍出見
則滂雲從 聖人在位則多士附類求聲應機使
然也今我 皇上純德裕之一念所動百神效職

天瑞地符雜然並至矧曰多士有不依託景曜思
自表見乎屬俞禮臣之請申飭黨序敦尚本實節
縮濫溢屏衰就正節殊墩遐壤喁喁向風又矧是
邦親沐 勳華之光淪濡菁莪之澤者乎是宜有
以率先它服茂翊昌運而斌斌翼翼若是其盛也
某之得履斯地與斯役也不徼有餘榮哉雖然竊
復有懼焉蓋國之求士甚於士之求用然而有用
之弗效焉則梲蠟之行多而趣舍之塗眩也今士
之進第文爾異時且奉 大對服庶寮膺職而行
其所知抑何以成茲言之信耶夫遭 聖明而不

能宣揚風雅樹立勛庸者是負時也希道德而
以堅砥節行自淪卑鄙者是蔑教也若是則典文
之懼方大其曷以爲榮故某願多士之以楚良自
勗也藻不如屈博不如倚相非士之患而忠匪吉
甫學匪周程則士之深耻也盍觀諸卞玉澧蘭乎
是楚所紀也然玉不加采而重蘭不加飾而芳其
質至美物不足以勝之也爾多士進矣亦爲蘭玉
乎爲砥蕭乎某懼其質之易勝也故又深以爲念
俾知所勵云

湖廣同年錄後序

茲歲甲子楚解士以明經計者易二十有七書十
有九詩三十春秋八禮六人不同也其隸諸路則
武漢卽襄與荆之東西湖之南北同里籍者亦甚
鮮焉夫二三子非有執經聚首之素又非盡朝夕
比密投分者也乃乘一旦之會津津相好戎戎相
得若此豈非以同年舉之故哉旣公錄之矣則又
率故事釀金爲會紀歲年宗系以別長少備世講
齒長矣少者卽魁首退遜不敢越其父祖皆伯叔
跡之卽邂逅肩不敢隨焉自茲會始矣此顧不斷

斷有序哉夫序之義大矣以居則學以進則仕
不有之余獨慨夫序之大者有三而今廢盡也
古之學者先旨歸不以文辭急實用不以速成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夫明經者誠求至於
興而立而成而學之序在焉學既成善聞一鄉矣
然後得一鄉善士而友之而一國而天下而友之
序在焉及其仕也九官岳牧拜手咨讓周之時士
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協恭和衷弼成治庥此序
之至也今之舉明經者果能先旨歸急實用而無
以文辭速成爲乎舉於鄉盡友一鄉矣及舉進士
且友天下矣果皆反諸已瑩瑩然善乎其最下者
博新交而遺故知調外榮而略內比甚則利而若
掇害而若棄雖或同年罔顧愔抑間有之乎嗚
呼執空經以載贄聯未同以延譽此義利之幾也
一有未慎則其末流固宜有此二子遘昌會之
盛志道德之故蓋以此幾微之初相與講之毋以
經之已明者自喜更求如何以爲實用毋以友之
已盡者自多更求如何以爲善士母替初終母獵
榮名惟誓以古師師者自期而一祛今之弊則茲
會也庶幾乎以文輔仁之助亦代巡南川公申命

意也若直以別長少備世講則已斷斷然有序矣
夫何言

恩選廣西貢士齒錄序

隆慶改元明年

詔郡國各貢士有差從臺臣之

請以儲國學而效之用也凡國之貢歲進曰常須

賜命乃貢曰錫今貢稱

恩者前此未有錫之自

上也賓燕之矣復齒錄何士重其進志弗忘也先

王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試之於射宮射之爲

言繹也繹已志也故有鳴於射曰中者予千金則

罔弗志於購矣又改而鳴曰中得與於祭則罔弗

志於禮矣辟靡之射以禮也儲士于此盖所以定

志也士齒於鄉禮有合乎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

先行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序齒其禮之遺也然則何以爲志古者上之養士與士之自養有分地而無易嚮士學于鄉也業斯道也履斯節也其學于國亦業斯道也亦履斯節也學成而官之政猶之乎鄉國所業所履也則庶其有以答上之恩也若正學而衰施廣求而狹應是禮命而購赴之矣將可乎哉其以重主司之不明抑亦士之耻也諸士其務爲弗忘也已齒序自張生闔而下爲四十五人以余柄其事請言志之

山東武舉鄉試錄前序

隆慶庚午十月諸省郡當校武士如今甲代巡泰泉盛公來按東土憲度旣飭廼申科條戒事惟謹先是邊警內戢撫臺鳴泉梁公躬率諸道駐兵安惠精神折衝先聲輝赫顧醜虜氣奪遁去疆宇救寧而是舉適與凱旋會廼齊魯諸世冑良家子咸抱藝思奮以癸卯校騎射丙午校步射已酉以兩射入等者鎖院文試之拔其尤五十人豹蔚龍驤烝烝然盛矣某以執事宜序諸首簡序曰山東渤海泰岱山宗表天下昔人謂地當山河兩戒之會雲

漢升降之中其雄渾盤鬱之氣發爲文人材美以流耀於世始可鏡而述也盖自周公太公裂土剖封戮力王室張皇克詰懋樹庸庸其二尊尊親親尊賢尚功所垂教遠矣下逮叔季盟會攻伐日尋茂宿廊謹郎鞍之間而二姓之英修辭禦侮代不乏之士至若孫武穰苴之倫遂以其術擅於列國其視墮都郤萊以道制勝者卽未可並域而議然亦一時之雄也地靈氣應亘古恒新諸士中獨無庶幾斯人者哉夫士當昌明之運沐 聖神文武之化遇至隆也生周呂孔子之鄉所習者韜鈴而所尚者道術趨至審也居閭巷相高軒眉舒腕感風雲而自効氣至激昂也迺一旦身與事交稍取寵貴頰脫無驗而雄圖易銷曾不得窺武苴之外闈何論詰士此其志弗立而私念殷也夫兔罝野人至僕遯也赳赳之質可爲腹心豈非被聖化而然與今 天子數用言者䟽搜羅將畧懸金拊髀思得瑰奇不貳心之臣將推轂而遣之德音甚盛爾諸士得無意乎昔有市駿骨而良馬至式怒鼃而猛士來氣有觸於所類也多士出名藩伯什之選勤以燕享優以禮勸則非特市駿式鼃而求也然

而未有知奮是霸國之士所羞也夫使爾士志誠
豫屹屹忠赤毋奪爾私居則兔罟出則鷹揚感良
駿之遇應式勇之意壯國能寵爲王虎臣卽策勛
玄塞馳聲竹帛爲古名將無難而邦之山川固有
相爲雄勝者豈如世稱直以相顯云哉詩曰桓桓
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願以是勗云

湖廣武舉鄉試錄序

國家並用文武率三年論進黜國之士期以稱任
使備禦侮之列爲制甚盛甲子之歲八月癸酉侍
御南川徐公敬典愬規旣拔雋彥九十人錄之以
獻乃月乙亥復如例登諸執事合十五黜材官良
家子二百有奇三試之得四十二人燕之如賓興
至隆渥也維時撫臺華原徐公綏救全土奮武揆
文士咸思奮寔觀厥成焉事竣命某告士某曰此
四十二人者非盡楚武弁之英哉何蒸蒸乎豹蔚
而驥驥也盖所涵育者遠矣我聞西伯明德修和

化行江漢鬼置之詩言多賢也曰肅肅鬼置
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棫櫟之詩言綱紀也曰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夫鬼置公侯而作人之化始
廣也當是時逼密侵阮伐崇戡黎文豈一日忘武
事哉然而賢才足用也今荆郢江漢我 獻考燕
翼之所貽 皇上龍飛之所肇也桴振機激鼓舞
而培植之非一朝夕矣而士之依託風雲乘時以
自見可不謂之遇乎乃其甄收之有司也超乘挽
強比耦釋括科射嚴矣料度權奇揚藻抒臆論對
善矣猶若有進於是者以冀之也夫三楚之地

雲徒洲非有改於舊也金木竹箭龜角革羽之饒
非有乏於用也至若闔廉之勇薦賈之謀對珩之
圍射揚之基則未甚加於昔也抑奉 德意之未
至而爲報塞者薄乎何得十於一二之甚難也故
提鼓援枹聲控趨捷此一劔之任非士所期也爲
國謀安以身許之濟以忠誠出不反顧蓋士之上
務也有以之激叩感繫者乎則括搢之良矣禔身
樹節者乎則梗楠之具矣邁往矜奮者乎 羽
之礪矣堅貞靡撓者乎金革之質矣庶幾哉古之
所稱名將乎亦山川貢瑞獻琛之效也蓋人之勇

毅督力絕伎竒功限之於稟有能有不能也若
所云忠誠者天性所植激之而動鼓之而從並處
殫精皆得自效宜無不可能也趙文子不勝衣人
也遭衷甲之變談笑而當之杜預射不穿札何可
論勇乃率士八百平吳數萬之師豫於忠誠而爲
君計盡也今漠虜島夷猶時屢宵旰南北之憂
正志士所當輟殮而圖者夫上有拊髀之嘆則下
有枕戈之思郊有烽壘之耻則士有裹革之願爾
多士方將升之大司馬以獻於上何不及其鋒
而善用之應思文之德抱中林之感率綱紀之治
申闢焉之能後甲甲一劔之佳壻文子欸欸之忠
則楚之寶誠不在譁噐之珩而在爾多士之身頂
可以爲社稷之衛而釋侍御公之意矣爾多士其
慎念哉其慎念哉

武舉錄後序

楚武舉錄成其宜有言於未簡甚媿不敏不能遠
引通御史之意竊惟文武非二道也文以章順譬
其陽舒武以犁慝譬其陰肅天合而成歲聖兼而
成治軒黃以降未越斯理已今 上法天立極綏
奠函夏制禮和樂以文舉士十有四以武舉士十
有三明威之盛暢於四遐可謂至治頃邊徼醜類
時復闕我疆場輒麾督而驅除之矣猶遑遑夙夜
以安攘未著非文之乏而不武之虞所需材畧跡
跡之士不貳心之臣蓋至棘矣顧出是科者未盡

爲國家建壯猷出勇力紆爪牙之愾刷馬於三關五嶺之間豈其得士之難效而聲伐之微鮮也其所應上者未盡爾昔唐選舉志言武舉不足道故不復書然郭汾陽李臨淮皆由是出宋制武科蘇洵氏詆其踈矣而岳武穆寔與斯選斯兩言者豈足徵信哉今於多士之進試之弓矢射麋超距之遺也試之論議借箸聚米之略也或藉勛蔭李西平之愬也或邁側微起行間之蒙也始桓桓然其盛矣果無若郭李若岳者出於其間乎宜有之而卒未聞大應茲選者則變于習而眩於志也方士於召郭繩驅也委頓而踟躕欲以逞而無繇則將倜然而不樂見平岡則思介馬而驟遇廣圃則思決拾而起時其未有試之一心也旣遴選而售售之而用揮以雞羽之檄親以魚麗之隊齊以檀車之聲則瞠目而仗劍奮其強義而馳之時其初試又一心也及授之齋斧司命天目巍然以當一面之寄則或以資其甘濃而羸其橐載於以規倖免而凱虛伐時其大試之又一心也若是則何以焚老上龍庭而標庸銅柱哉蓋無能以身繫安危而精忠著背也故多士之秩可徙也險巇可蹈也

其忠藎之心弗可使貳也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
揚鷹以示擊也然使不搏雉兔而窺腐鼠人且鳶
鷂之矣又曰進厥虎臣闕如虢虎虎以服猛也然
炳然毛革而其質則羊童豎且鞭縶之矣爾多士
方且兆熊羆而沐 寵靈上之出統戎麾次亦未
失爲偏帥其母重負 聖天子文武設科至意以
專美郭岳之烈否則幾何不爲童豎所笑某敢以
是終告焉

原壽簡賀汪藻瀛臺長

夫御史者所以闡宣化脈緝疋彛章恢闡皇紘牖
沃天庠抗威靈以耀四遠納軌物以齊三能者也
是以衆庶爲馮神明所祚嘉慕格於詔嫩直節顯
於糾繩徽猷建於鴻昌豐績垂於閭閻蓋協氣繇
之延長多歷信其自詣者矣粵若大臺長汪藻瀛
先生毓西極之醇精奮間代之闕藻自圖記握河
之所述羲軒姬宣之所傳神有默受業以覃精故
擣揆菁華攬鑄意象則收鬯鬱於宋荀肆恢昇於
班左綸經醞藉牢籠茹涵則辨政要於二賈達天

人於董傳方其裒舉適書簡置中秘校讐鴈圃潤
色歲編襲六爲七於羣經閱甲至丁之四庫聊問
津於藏室直翺跡於登瀛旣而出綉 楓陛分席
栢墀惠文八甲風憲賴以持衡太微四星景緯爲
之動色睠彼百粵迓爾遐荒載錫龍光往裁豸斧
遂塲本以肇末爰陳憲以布常窵伏恫瘝之憂絕
徼汭蔡之外凡出令之平頗泊庶獄之祥濫廉貪
貞淫之異狀上豪中猾之殊情靡不大觀朗燭縷
析綱提大者奏裁次者立斷德刑於是乎不暢氓
風於是乎清夷余不佞留滯西南于今三載闕逢

涪灘之禩竊以如月覲制二土而公以修朔弭節
五羊承顏接辭則陽休春溫振規植表則條檢秋
肅計吏激揚乎羣品六察之法必行論士取衷於
衆材人倫之鑒允叶余寔共念獲茲蒙成間以闢
公誠泰元之錫羨而六幕之嘉生也歲在大梁月
之玄日次婁爲公覽揆之辰則不佞前此嘗拜壽
章之辱矣茲烏得以無言虛葢聞文物啓于山川
而人杰繇於隆廟余曩叅蜀藩按圖經羨天府之
沃饒詫蠶叢之迴廓山則表以大峨包以玉壘錦
屏水則導以岷山會以巴渝巫峽故其鐘之於人

也介特雋偉浩博瓌奇蜚響騰聲却期引筭在昔
神禹錫圭吉甫爲憲勛勤揭乎寓縣芳軌達于今
茲迺若司馬淵雲雄文振代彭山長資玄詣離塵
斯其藻績猶新真詮可覆不亦鴻洞關造之契嶽
降川至之符哉公生應井蹀秀炳文昌非天篤祐
曷光前修故行冠羣倫則婉於崧高胸欽九流則
埒于江永誠可貫金石而形氣安得不與之流通
名可窮霄壤而眉壽安得不與之齊久故曰德者
必得仁者必有其公之謂矣 今上富於春秋公
孤疑永率茂年齒鮮我方將旅力方剛公從茲且
赤韞玄華鹿髀豹狝殊命荐膺純嘏滋醮相與導
在宥雖和之休鞏 國家靈長之業洵券取著決
也其疇能竟之哉

壽伯子國禎七袞序

往余兄蓮翁稱素封而慕義於今鄉人德之曰古
之長者也丈夫子三人仲若季成入貲一爲楚藩
相一爲國子生獨伯子國禎勲文殖學蜚聲士林
當其時有從弟國欽子貴皆並有爲吾宗之雋二
從既先後登薦書爲罷爲邑稍自售其才能伯子
顧獨守一經澹如也人多爲伯子憎而伯子亦自
安焉今年七十高矣日不離編緝之圃手不廢吟
哦之章口不出雌黃之言躬不憚疇應之節人無
識與不識稱之咸曰長者也子廷試廩于庠矣秀

而能文厥父懸弧之辰與昆弟舉觴而壽已復請
言于余余年雖長國禎二齡知之爲深何可自內
誦其賢哉然嘗聞諸鄉人矣鄉之言曰吳伯子古
心人也匪時趨者也篤行人也匪俗競者也時也
嗜名若飴而伯子闐然其好修時也驚利若奔而
伯子恬然其弗聞時多譏刺人如含沙而伯子嘿
嘿若了無臧否於胸其事嚴君而謹甚或怒之而
勞則唯踟然自艾以請曰得無傷親之心乎昆季
聞或色校半通之銅而伯子廢著不問多寡居之
怡然曰得無傷吾手足乎處戚鄰一主敦厚而和

甚有負其恩私乘昏眩篋而去者亦唯脫然自遣
竟隱其踪曰得無傷其面目乎歲饑矣積儲之家
多秘糴自豐而伯子獨念之曰此何時而可射利
爲也乃平若直公若量傾困庾以出之靡有遺焉
撫臺周公聞而羞之特馳檄以旌邑大夫復致冠
帶敦請爲鄉賓鄉人又嘖嘖交稱之曰此禮服也
而人足稱矣据吾所耳者若此此顧不足以佐壽
觴乎哉又奚俟於余言余嘗睹老聃之論久視永
年大都以專氣致柔爲旨乃世之遵用其術往往
取效於雄雌谿谷之間及觀箕子洪範所著五行

德福之際又何其諄諄也由斯以語國禎固庸在區區名位之榮與售不售之素哉盖有名之名光一時者也不名之名光世世者也使深繹箕疇之旨妙悟柱下之玄導培引之真源迪歛福之錫極則不必逃形去知以爲高崑邱軒宮以爲適而所謂百千壽當在茲矣子請于尊人以爲何如是日同壽如于人列于左

贈德一孫子偕配陳孺人雙壽序敘

夫吾邑之譚巨閥莫不屈指首孫氏孫故盛冠裳卽無論前代迺明興以來三爲臺史者流光尤

炳其裔彬彬多髦譽之士孫子德一少爲博士業中謝去陶情山水間時或命草效韋誕鍾元常之書法以寄意而暢懷嘗語人曰士貴得一藝自適耳安能向故紙堆中敝此精神耶遂以舊業付子若孫自視灑然曾訪余於西粵制府試與決筴上下古今一一中機窾又欲窺羅浮而東之以漸副其向平之志迨余蒙恩予告家居數燕接談吐

愈益見其天真步趨循循曾未越嬰孺年加高而
心加冲吾固知其有養而善息者也茲屆七十三
月六日寔其懸弧之旦厥弟文學德辨先生丐言
稱觴余莞然曰而兄亦羨余言乎吾聞煉形者形
康煉神者神王抱真修者形神俱怡而兄寡笑語
多謙恭樂施予藏垢匿瑕至見人一善蒸蒸誦不
絕口其事毋盡力又能盡禮未嘗與諸弟姪輩屑
屑校銖費賓朋讌集一局一詠爲歡竟日課稚誦
讀優游卒歲所謂真修者非耶且情者物之機也
身者事之質也內外之感曰軫于前耳目之用其
端無止下焉者困形以搖神先物而做其次握形
以用神齊物而做其上委形以游神後物而做辟
之蹈水火未有不焚且溺者也而葆真之士乃獨
不蕪不濡焉庸可卜其壽之所至哉厥配某孺人
夙以婦德稱竝美齊白借躋耄耋無貳也矧奕奕
雲仍它日儻亦有論著乎鄙言宜爲之先矣請納
之寶筵

賀呼母太夫人壽序

閻太夫人者先贈金吾將軍呼潛菴公元配而今
都護征蠻大將軍之母也嚮大將軍建牙鄉國太
夫人副笄六珈烏奕晝錦之堂大將軍衣紫貂尚
斑爛引諸戲下奉壽母觴人子之驩庶幾哉於世
無兩乃今受新命移鎮粵西以粵瘴氛惡不敢迎
就養則屬養於令妻胤嗣而以時從粵中介起居
修鼎裊之節於是太夫人年六十有九而八月

日爲其誕辰會 馳封之典自 天而下奎章寶

發光芒交耀海東之滋將軍北面稽首拜 天子

寵榮而豫致玉漿珍脯青精琅菜東嚮稽首授使者以羞母氏膝下自縉紳材官虎旅靡不同聲祝太夫人壽願睹將軍旂常之銘古康侯之寵於無窮此之爲驩視在閩之日豈固貶損乎哉余於將軍梓里也今同官西粵旣習將軍又習知太夫人之誼不能無一言以佐壽觴因稍叙其繇附諸使人而致之夫世之稱母慈者曰萱蓋風人所欲樹之堂背謂可緩憂云爾至於壽則未有聞豈非婦德之難任而壽類斯不幾者耶閩太夫人親世祿子旣嬪于呼祇事蘋蘩滌滄爲內梱羽儀潛菴公蚤世夫人亢稷冰霜閔鬻遺孤以存呼氏如綫之緒劬勞萬狀不啻大將軍生而魁梧性資沉鷲乃其明習韜畧用兵若神輒奏奇助海上虢然昭代之名將則母之訓迪素豫也昔唐婦乳姑於崔門共姜矢節於栢舟湛媪攻苦於截髮柳母助勤於和熊此數者懿衷乎冥漠淑行契神明於以迓續遐齡猶之券取况太夫人兼履其全而有不爲壽筭之徵者乎余昔嘗以憲臣兩視學楚粵間於孝慈節義之族未嘗不亟褒崇之以勵世風而植人紀如太夫人之賢節爲吾鄉乘之所列閭坊之所

表者益於心實有當焉乃今再撫粵師深仗元戎戮力襄夷以收寧西土寔覓及之矣則所以陳辭佐觴稱慶於呼門者豈其梓里相習之私好已哉日將軍懷孝思不置輒欲引疾乞身爲將母圖余恣憑之以彊場事顧其意不善也太夫人幸釋然如萱怡神彊飭紆將軍數千里外人子之懷勗誠將軍一意經營南標銅柱北勒燕然以貽令名於母氏以雄視千古其眎膝下婉孌爲孝蓋遠矣莊生謂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大年壽母之謂也若負垂天之翼從榆枋之守亦何貴大知哉願將軍毋自隳其知益拓前勛厚樹不朽是又將軍之以八千歲春秋爲太夫人之年者也

賀陳母楊宜人七十二壽序

萬曆丁亥陳母楊宜人壽七十二矣十二月某日寔設帨之辰其冢子一是余壻也將壽宜人而先請於余曰一是遭家不造當先子之令臨高已業五稔旣擢守蜀之嘉定未行而勤于公事涉海而坳堇堇以清白遺吾母氏肄劬茹苦以存我諸孤皆倮然也今母年幸踰耆不肖孤且鞠臆奉不腆之觴爲母氏壽以不泯先子之清勤念無以當母心者願藉手於夫子之一言惟夫子寔貺利之宜人聞一是之請也則介使人辭曰昔我夫君受職

海外而無祿實命也未亡人爲蕝諸孤計不能遂
引決而抱恨自矢無日不疚焉於心其何敢安於
觴而重大司空贈言之辱嗟乎此宜人之貞也婦
道也而子一是之請緣母以成父未酬之志子道
也於禮莫之有廢焉顧余嘉其請而又悲宜人之
意則當有言以兩爲之釋憾也余聞先民有不朽
之說非必其諧伉儷齊百年老牖下而已也三者
之立有其一焉朽無期矣子先大夫之令臨高也
善於拊循噢咻邑中大治而以公役之急不遑自
芘其軀至今臨高之民相與孺慕而尸祝之蓋三
十年往矣余檄新其祠宇而民且欣然應也將所
云不朽之功子大夫有焉迺其當日之所以砥礪
清操以休其民者則宜人寔佐之宜人之於臨高
亦既有淑譽追稱未亡人而其育孤也若父訓之
字孽也若已出之舉陳氏之宗祊而再造焉至於
睦妯娌樂施予楛家率作白首猶勤諸婦行一無
所虧媿此天之以孺人爲報也而屋昇孺人之壽
以終所以造陳氏之勞不其固然哉昔魯自隱桓
以來不謂無變故矣僖公親嘗家難遐不悼恤而
燕喜壽母詒之闕宮之頌世咸後言之况臨高有

匪懈之節宜人軼成風之賢奈之何其闕誦述廢
燕喜以拂諸子之請也抑其所以期臨高君者母
乃與不朽之說異乎一是等其以是復於宜人宜
人將曲聽余言坐柏舟之堂受若鞠臙一舉觴焉
而時藉此以當母之心則必獎率諸昆勵自表樹
以振式微之祚而恢常許之業夫是而後喜可知
也若余言何能遂有當於宜人之心哉

賀陸母顧太孺人壽誕序

萬曆歲丙子雲間陸敬齋公以名豸史奉 天子
璽書巡行西粵有母顧太孺人年逾六袞矣於仲
冬十八日爲設悅之辰屬豸史大比文武士告成
功西粵諸薦紳大夫率文武士環豸史臺歌棫樸
之作人觴豸史又歌闕宮之燕喜壽豸史母歌棫
樸答鹿鳴也歌燕喜史克多魯侯宜大夫庶士麥
而頌之歸于壽母純嘏遠矣迺粵西古荒服地也
一日閩省宣朗斌然詠歌頓還周魯之觀果誰作
而誰貽之由斯以談豸史母不啻魯侯母並矣夫

音小雅不作四夷交侵陰陽淑慝相爲消長勢也
今粵非昔粵西矣家棧樸戶闕宮囑風日恬夷氛
漸肅文明之化盖庶幾焉余不佞拊循茲土與豸
史共事聞絃誦而罷鼓鼙窈若身遊周魯之鄉寔
豸史救寧之惠太孺人之餘也其賦燕喜爲粵人
士倡庸敢後乎太孺人相先豸史績菴先生有鷄
鳴之規教敬齋君有九熊之範故陸氏父子以文
名行誼著吳中敬齋性至孝每念先豸史抱璞不
一售卽舉進士榮矣若不知有軒冕之貴今爲豸
史先豸史養不逮卽官執法尊顯矣若不知有鼎
釜之共按臨西粵太孺人在堂瞻雲挹戀又未嘗
一日不心神往也余有母春秋高亦越在萬里外
相對問起居卽恨不生羽翰遠親舍廬廡走使一
再候萬里兩家母舉眠食毋恙則手額賀又間出
兩家母語相印證其曰婉婉佐天子理百姓母
徒嚴三尺失邊吐心則若合符契也余兩人者則
又手額相誓無以忘母慈之訓初余入粵前豸史
凡三朔詣峒夷方櫻人而奪之金報者旁午至心
疑焉曰可以舍三尺與民圖更始則何以謝吾母
矣迺豸史亦奉太孺人指按部所至則歛聲色飭

紀綱約法數章令吏民無犯而已惟是百十郡邑
不肅而威不嚴而治粵未之前覩焉余方籍豸史
稱塞 上意謝母命是太孺人之大有造於西粵
也漢塞侯爲京兆每行縣治獄多平反其母輒進
飲食同語言史稱其所臨居官如故惟恐人知其
爲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徒以塞侯學老
子言豈知母教則爾乎豸史自司理古杭歷比部
改今官皆掌邦憲其治獄啓微曖稽法比一意洗
冤疏滯蓋奉太孺人慈令以壽 國家元脉彌贊
聖天子好生之德不獨以粵治粵然也然老子壽
二百餘歲而其養壽大指曰大成若缺大盈若冲
曰不以治國國之福余聞太孺人貞善穎敏耽書
史其教豸史進於是矣斯壽徵也豸史以是壽太
孺人冒熾耆艾之祉直如詩人頌魯侯母已哉余
不佞祝太孺人偕吾母同百千歲壽尚與豸史共
圖之

奉賀姊陳母七十八壽序

吾姊陳母今年七十有八矣蓋長余十齡焉其少也猶及見吾王父甚憐愛之余父大中丞方爲諸生每夜讀吾姊必在側承膏燈餘照以工麻杲日則佐吾母太夫人操井臼蘋藻爲供養祀事無曠當是時年方八九歲聞史書大義必貫于心稱敏慧家中丞筮令廬陵攜母夫人及姊氏與俱在官廨中益得習女紅覽孝經列女傳諸書間覩屏幃所圖畫山水人物花卉諸狀試模效之絕似家中丞嘗詫曰此恨不爲男子也然必得名門嬪之乃

歸山堂梅坡陳君瀚梅坡君長厚君子也其翁父
爲眉州守罷政歸與太姑兩尊人在堂董家政甚
嚴而姊以貴家女往事之並事舅姑婉嫵承順靡
不得其驩心日潔羞中饋調置諸織巨事皆有倫
人歸梱則焉修婦道餘二十年而送往事居並臻
靡悔又越十年而梅坡君卽世遂毀鏟稱未亡人
以經紀家政督訓余二甥勉旃自樹母忝厥先慈
聞之範肅然襲余之撫西粵被 召也念太夫人
春秋高疏歸終養姊則時時歸寧與余並稱壽觴
膝下逮太夫人以九十考終而姊已踰七袞猶然

孺子泣且慕也迺今則望耄之期矣尚躬紡績却
兼味時取書史觀之以娛心目未嘗倦焉蓋余嘗
觀范曄所傳列女隆家人之道弘清淳之風其微
美未殊也而吾姊少不減馬倫之才識中不失少
君之共命晚益隆惠班之典訓諸徽之備若是藉
令得託於史氏之筆聲施庸有旣乎然余與姊氏
皆奉家中丞暨太夫人二親之教以日兢兢今姊
老而余亦老矣雖自粵歸且有畱都之行而姊之
設帨初辰在五月十有四日宜不獲稱觴迺預爲
文焉夫以姊之茂德百神所相壽固未艾也矧甥

賓方以文學登仕于嶧而諸孫翩翩亦多干霄之姿不啻桂玉每當是日惟有對朱明緝彤管以頌遐祉而已此余之得藉以爲慶也

壽吳母楊孺人八袞敘

夫儒生言氏族者衆矣率辟引譚議謂爲厚善之徵此微獨以丈夫顯也亦有婦德焉以余觀於東塘氏莫如吳著而吳則慎齋君之伯仲爲尤著然默相慎齋君者楊氏孺人也孺人之先公謙曾成進士于鄉爲名家女歸於吳婉孌而稱婦順甫三十餘而夫君實祿諸子皆纍然在疚季猶未離襁褓也乃孺人獨以身棟內政拮据其詒業訓厥嗣以孝弟力田肄習詩禮以世其家攻苦飲和以先妯娒於是閨門之內稱雍睦焉已而居毀於回祿

再毀於倭變間關託處卽丈夫有心計猶難之也而孺人矢操益礪慮畫益周上成先士之志下開胤子之賢孜孜昕夕構拓而一新之家殷隆矣而不以晏安華飾惰其素躬勤織紉雖老不廢距其孀居之始逾四十年如一日也語云是蔗是藜必有豐年若孺人之勞於吳氏者其用力也勤故取效也遠優游難老揆之天人諸際其有叅合而成之者哉今其子四皆以長厚聞於鄉寶穡肯堂以事洗腆之供孫而稱曾者數十指恂恂謹飭悉聚而共爨靡所間言孺人方日安享於上有啖桃食丹之容比之崔婦柳母無讓德焉謂上天福善之徵非耶是年壽八袞矣二月某日爲設輓之辰子世華等與余壻一是姊兄弟也而其仲世義惇禮好文於余尤習成謀稱觴而徵言於余余惟婦道之難不難於相夫慈子而難於以孑然之髮都宗祊之重植于而節振于而家真若勁柏修筠凌霜逾茂視彼桃李僅藹然春榮者異矣此其爲壽方駿尋而來固寧有艾哉然以諸子之賢而能歲致希鞞鞠踦之祝則亦可以爲善養者矣詩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其以是爲咒

觥之侑可也

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禮部尚書肖泉
林公墓誌銘

蓋司徒馬公曰公海內縉紳以世顯者衆矣一門
四卿則靈保許及吾晉安林耳而三世相承父子
相見又許所未有也於戲盛哉茲某廼得讀大宗
伯林公狀而不搔固陋遂志之公諱庭機字利仁
別號肖泉南司馬贈太子太保文安瀚之子於司
空少保康懿庭楫爲弟而南宗伯爓之父也其先
當五代時自光州固始徙居濂江推右族曾大父
觀篤行而穡隱至大父元美始由文學起家知撫

州以文安公貴俱贈南吏部尚書後加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文安公初室黃氏累贈一品夫人繼朱累贈夫人凡舉九子皆貴而康懿宗伯其最著也正德丙寅文安方柄南銓會改兵部有叅贊機務之命而朱夫人適誕宗伯因以名焉幼敦敏不類里塾兒年十四執文安公喪哀毀踰於禮已輒發憤下帷思濟前美十七補郡諸生督學仁和邵公試獨奇之乙酉甫弱冠舉于鄉乙未成進士

肅皇帝御文華殿以詩論試進士選入讀中秘書二年授檢討將母朱至京師 覃恩始封太孺人

而康懿公適拜司空朱益喜謂兒第祇力事事無忝若父兄足矣無何而仲子貢士卒于家朱日夜泣思歸因謁告還襄葬事數請畱待不許既就剡俄奔朱夫人喪一慟幾絕癸卯釋禫仍入守史局預脩 大明會典分校甲辰禮闈得臨海秦宗伯大對第一餘多知名丁未伯子嫌亦舉進士父子並列爲檢討詞林榮之而所居與嚴分宜隔環堵時方握熱柄門下謁客如市或有風以宜通慝勤自爲地者輒謝不敏其人弗懌去曰唉拘儒謹守幅尺令世皆若父子相門且可羅雀安所明得意

乎久之遷國子司業其訓掖要東大都嚴而有恩
會建安李太宰以輿論推擇疏陟南祭酒而分宜
意雅不在公又欲予所暱者坐是數月卽轉太常
大常秩稍尊而清華視祭酒不遠公獨無幾微見
言面黽黽奉職三載始擢南工部侍郎時振武軍
變戕殺黃戶侍尚書亦緣坐罷而軍故驕恣稍詰
問必羣起而譁諸公卿皆內憚亡署戶篆者廼典
銓獨舉以授公至則擇屬任事檄給餉毋後期務
持大體不苛細衆心始安諸郡國轉粟異時必屬
邑鱗集俱畢輸方遣歸人人苦滯莫肯前乃下令
所司令諸邑毋相及也事畢當卽遣耳四方聞之
舟爭銜尾而至諸將漕吏卒又多援權貴人爲擇
近水諸厥以省轉輸費至駢填露積水次稍不測
卽所損非細而遠者或銖粒不入官吏坐守空庾
公因置籌手自探之卽令持籌赴厥輸粟徧而且
均諸老吏感泣曰微籌吾屬久餒死矣繼改禮侍
晉南工部尚書主 內府歲供器皿及織造 御
服費至鉅萬輒察諸濫溢者裁之中貴人偵其潔
慎至斂手不敢爭故事歲以次遣主事一人權燕
關稅久而貪緣牟奸利因疏言錢穀大計不宜以

闡茸充位請擇科甲之有才望者給符信得檢用
廉辨郡邑佐以司委輸從之歲增課二萬餘初公
之視戶工二曹也衆且謂善持文墨已爾及察其
所注厝輒若素習始皆歎服謂其志不近名而所
事顧出名上真大用才也尋改南禮卿而伯子燦
已由洗馬擢祭酒仲子燧亦成進士爲戶部員外
郎於是貽書力勉二子圖報 國恩吾義當知足
矣會 莊皇帝卽位遂從道中上疏乞骸骨歸七
年而子祭酒亦以吏侍往踐宗伯位值母李夫人
憂遂謝不起父子八座咸抱完名而歸士論韙焉
其至性天植旣貴事母猶躬奉七箸上食唯謹與
母兄司理同居垂二十年闈內無間言比司理卒
于官視諸孤如子旣得請杜門匿跡閒從賓客飲
酒賦詩爲驩或課子姓脩故業圖史一室踵上世
素風雖位至孤卿未嘗以驕貴加人服御無異寒
士念濂江祖居燬于倭爲搆一堂以處族人聞宗
嫗有不能婚葬者必力爲周卹視人之急若蹈湯
火雖涉嫌疑之不避也居未嘗彈射人過亦不屑
屑責報諸人載誠信以爲取子然諾每不逆詐而
其人久益愧屈謂公長者奈何任數御之愈加輸

誠愛重焉歲庚辰六月子宗伯以暴疽歿公哭之
慟居嘗不樂而仲子適副臬廣右因解職還侍僅
數月及暮饋祥肉益悲愴不勝轉加頭風而逝始
余聞之先大夫及從縉紳於畱曹也猶及時侍公
其外和而內剛一切喜怒不形諸色莆田康司空
居史局時至額其齋居曰學林或詰之故輒對以
林君雅量吾不及也至分宜父子專政獨徊翔南
服且十年其深堅不可奪卽勇稱賁育安所論脅
力哉姚江孫宗伯文恪亦嘗言不忤不求吾友足
當之矣其後分宜罷相始晉拜司空在南中以考
績三入京師諸同事及後起者率躡致樞要或據
鼎軸見公必慰藉踧踖不自安以名德愧先之爾
然竟未有居 上前推轂者乃公亦自安曰是固
有命何孤介博達也使致位宰司得畢所志諸建
樹豈不更燁赫闕遠被當世哉卒之先一夕星隕
有光嗟嗟語所謂參天地之化者非夫卒爲萬曆
九年辛巳六月二十四日距所生丙寅五月初四
日享年七十有六晚進一階爲資德大夫正治上
卿計聞 詔賜祭葬贈謚宜有瘳焉所著有世翰
稿藏于家金陵許符卿嘗論敘之不具著配李氏

封夫人故同知南安李公廷儀女以孝謹慈惠稱
先公七年卒 賜祭葬如儀子四長卽爓南京禮
部尚書娶鄭氏贈淑人太守銅女繼黃氏封淑人
主事鏗女次煙廣西按察副使娶陳氏封恭人御
史褒女次光庠生娶陳氏官允謹女次斌庠生娶
鄧氏儒官世暘女女二長適馬司徒森子燮太學
生次適洪副憲世文子舜賓庠生孫男七世吉官
生娶陳氏大叅柯女世勤娶馬氏都事燮女世陞
娶陳氏都憲省女世教娶張氏太守邦彥女世越
聘鄭氏太守惇典女世壯世推世儁孫女五曾孫
男女各十餘人孤煙等十以是年某月日啓壙合
葬于東山之原後改卜沙溪拜郊山之麓云銘曰
土有醇和或靡靡而媿阿世風則那士有節介或
惻惻而獨邁未俗增賦不靡不惰是謂德全胡不
鼎鉉遇合有命厥見素定此生奚競厚德所蒸二
世四卿身兼顯承耆碩已矣 帝用惇只載郵載
謚東山之阡不獨牛眠過者式焉

明中奉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莊石
坡先生墓誌銘

余昔視學粵西蓋與石坡莊君同僚好云嗣後轍
跡睽迕不相聞問者十有餘年而君竟捐館舍比
年余制全粵每睹君所爲西臬東藩最蹟猶存則
未嘗不撫牘嗟悼也屬余再轉南兵曹君之子某
持劉給諫所著狀謁余於宦邸泣請爲之誌若銘
余故稔知莊君其何敢讓以負長逝者於幽冥乎
按君名應禎字希周石坡其別號也莊寔惠安名
族世德有聞自其四世祖廷愛公始從芳榭徙居

于上田霞曾里廷愛生元璣元璣生璋是爲君父
以君貴贈尚寶司司丞陳義甚高稱長者有子四
君其季也君賦資穎甚業制舉爲文援筆立就諸
名士皆嘆不及丁酉得雋年才十九主考薛公應
旂閱其文嘆曰天下奇才也間邁母安人何氏喪
以丁未年成進士初授紹興府推官未任而喪父
服除補袁州府治行著於精敏每部使者按部必
以君從率倚而諮決焉三載最爲江右第一得薦
者五被徵入選授刑部尚書郎是時當分宜賄
成之日君雅自持不爲動故僅得此擢而固益修
束讞議惟允刑署稱平冢宰建安李公獨加器重
焉歲餘轉尚寶司司丞以職務之簡愈得肆力於
古文詞雖官久不得調而聲華藉藉起矣某年出
爲廣西叅議風裁凜然有跡吏懼紕也陰置金蔬
甌中雜他蔬以進君發甌得金召其吏詰還之吏
慙服自投劾去羣盜掠下村無辜而連逮者數十
人君鞠知而釋之西粵數苦徭夷君爲之厲將士
嚴哨捕徭卒蛾伏無敢逞者甲子擢湖廣副使司
郵政會景王薨國屬內徙供億甚繁皆仗君
之籌畫以濟諸璫校所過輒依憑以恣齟齬至君

境內獨歛戢無所犯歲秋楚編郵役君條輿革便
宜八事兩臺交韙之蓋君司理袁州之日亦已條
上節省里驛之宜於監司其勤恤民隱也如此無
何改備兵漢黃其屬邑麻城當河南汝寧之交古
五門之域而長江下接潯蠡劇賊出沒流劫無虛
歲君日討其軍實置營設偵多方撲滅之自是氓
有寧宇川無駭艫焉 勸世子橫於部中君痛繩

其下世子祈免不可曰吾終不以世子故枉 高
皇帝三尺法矣丁卯擢廣西右叅政分守蒼梧故
事諸經費一切倚辦于商賈君務爲節省未嘗有

所需浚諸驗交口頌之至于設法以畱歲供清查
以汰冗食種種可爲後事程焉邇年擢按察使余
得日侍君觀記其行事如覆 靖藩奏訐之獄懲
郡豪侵漁之旱無不舉然當心者已巳冬擢廣東
右布政使攝視司篆時當亂略動勸之餘公私並
絀君閔閔焉拊循調度凡所出綱一委諸州邑之
賢長吏宿靈爲之一清下以甦民瘵而上以應幕
府之軍需綽然不匱君又素負廉約東粵犀象珠
貝之奇曾不以秋毫染入 覲時有堂吏進庫羨
千餘金亟麾而籍賄之抵京時一無所藉手爲贊

餽咸謂君之器業當致大用而竟以舊臬膏人之
謗據拾之論報罷此其故難言之矣君性孝友嚴
事諸兄如父視姪如子兄歿爲之殯葬姪孤也鞠
而立之遇其老嫠之姊若諸族鄙嫗屬皆備極周
卹展親之誼斯以厚矣邑故有留公陂與晉水合
流溉沾萬戶爲洪濤所囓歲久不修君白於所司
首自捐金而倡築之兩邑竟享其利它如灶籍額
外之徭與機戶解輸之役皆爲之請而已之豈所
稱急病讓夷義形於色者耶家居惟課子經藝而
自與邑中諸耆英約爲社會晚年復習靜芝園蒐
羅撰述所著有芝園摘藜十四卷君素健亡恙一
夕奄逝儻茹芝而蛻化者與生于正德己卯三月
三十日亥時卒于萬曆己卯九月初五日亥時娶
某氏子以薦以葢以茂以蒞各娶某氏某氏孫毓
廉毓慶毓彥毓賡毓序毓寅某某出諸子孫皆恂
恂向學能世其家

銘曰迺臬迺藩靈光歸存迺坡迺園洛社犧尊迺
子迺孫禹服瑤琨迺卽九原旣阜孔殷吁嗟哉未
祚爾後昆

明故奉政大夫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椿石

葉公墓誌銘

往葉都水之丞南靡也。余方在駕部，屢相過從，已別去。迨請告歸田，餘三十年所未再晤。而公今已矣。其子起春等持陳奉常公所爲狀來請銘誼，不敢以疾辭。迺勉誌之。按狀：公諱廷萃，字允升，別號椿石，高祖諱區區，生外森，外森生贈公彬，卽公父也。嘗夜夢人昇大石置之庭，曰：「以此拓而宗厥明。」實始生公爲正德戊寅正月十四日。公生而穎敏，過人性孝友，七歲就外傳，日能誦千餘言。長益

刻勵總非試於督學使者才之入省闡補弟子員
以嘉靖癸卯領鄉薦兩上春官不第因喟然曰昔
賢仕苜蓿三秉而樂爲及親也吾母春秋高而尚
何埃耶遂從乙榜授陽山學博無何孫安人違養
哀瘠扶襯南還服闋補順德擢南京國子監丞先
是官學宮者率多因循待遷未實有勤懇爲之嚆
矢者公獨飭範振模斤斤奉法令惟謹兩校士因
以興起其丞太學也又逾倍焉環橋之俊咸樂歸
依謂公真人師也者七年轉南京繕部主政出權
稅蕪湖商舶所轄公晨夕籍其所入悉寄之外帑
指無纖染暇則登龍山臨牛渚吊李白於采石懷
謝眺於青山意翛如也商人德之祠公於蠓磯寬
惠之感蓋如此遣修鳳陽諸陵實公往督其役
費可十之七工可十之五而六閱月而告成事上
聞欽齎金幣優之秩滿得追贈父爲工部主事
封母孫氏爲安人廼樹棹楔于公之初地溫泉鄉
以彰褒寵里人榮之尋遷都水司郎中與理監
廠織造之出納會肅皇帝趣織貢幣機戶業領
料價將報竣矣屬官車晏駕停止部議欲追機
戶償其直衆各皇皇搏首哀控于路公惻然爲達

其情寬之迺同官亦竟用此齟齬公公曰吾泯羣怨以獲臯甘之矣遂拂衣歸年才五十盡傾所歷橐中裝置宅一區田數畝謝客掃軌與三四同志約爲社觴咏自如卽郡邑大夫稱故人者亦于旄自絕未一接蓋公長厚坦夷不設城府與人交如飲醇酒而喜慍鮮見尤好施予無問識與不識窘迫輒思扶之當罷春官寓京邸尚未離寒素適鄉赴襲二武弁日久資罄困矣迺從他人貸子錢脫之逆旅有椽某某扶妻孥入京負簞落拓失所公亦爲措資斧附之歸某子甲貌寢而類倭遠遊江

淮間適倭戒嚴爲邏者所得置之園土公亦白而出之大都拯人之急多類此也及歸田儉樸無營耳目斥絕鮮靡冬裘夏葛僅取自適敝衣可服脫粟可飽飲非對客不兼味也雅善聲詩字作行草有度不欲示人人亦少知之公長身朗鬚儀表昂然於法當躋期願未艾而是年竟以微疾終爲萬曆甲午四月九日也距其生年七十有七疾革呼諸子誠之曰若曹毋習紛華母蹈恣睢爲汝父辱則吾瞑矣傷乎公殆出則殫心於國處則惇行於鄉力爲好脩者哉配卽陳氏安人賢於內佐副室

鄭氏先公卒丈夫子四起春王府引禮娶三水令
周文燦女陳安人出起鵬庠生娶建平令倪服休
女起鳳娶大庾令林文瀚孫女起龍娶都御史林
廷玉孫女俱鄭出女三長適京府經歷黃鑄子庠
生養正次適長史鄧原玉子庠生一龍次適南京
刑部郎中張煒子庠生瑞華俱鄭出孫男七紹魁
聘縣尉郭濱女紹慶紹科紹卿紹武紹文紹用俱
幼孫女四長適庠生張應秋子夢周餘幼起春等
以是年九月十五日葬公于白崎山之陽墓坐辛
向乙銘曰

於惟椿石頽然而碩者形耶溫然而可卽者容耶
蕭然而靡遺者廉耶鬱然而森拱者塋耶蓋所宅
真而毓靈者耶

明故奉政大夫江西廣信府同知吳君賢配
宜人孫氏合葬墓誌銘

嗚呼此吾宗廣信郡丞奉政大夫之墓郡丞諱尚
誠字子貴筆山其別號父諱德春母陳氏生子四
郡丞爲次高祖廻曾祖傑祖琪皆弗仕而發於郡
丞蓋於余爲姪幼而穎敏耽學屬文有奇思余每
稱之謂必亢吾宗者總角補邑庠弟子員督學使
者屢試高等辛酉領鄉薦五上春官弗第廻嘆曰
命也遂勉爲祿仕授泰州學正泰故多雋才至則
羣聚之爲期日布席橫經娓娓敷說要義嚴稽督

其課業然不以文秭先德行其有志而貧輒推以助故人人自以爲得師逾年擢知碭山縣事縣當黃河下流遇霖潦驟發卽薄城水深數尺民田廬多受巨浸令乃躬親拊循問疾苦而亟爲捍拯靡遺餘力於是下自相慶不爲魚鼈者以有賢今在也績聞當道交章薦之滿三年改授文林郎贈父如其官母陳暨配孫氏俱封孺人已擢和州知州戒行攀轅者如干人各戀戀若失慈母和古歷陽地介江淮水陸之衝洪水時至弗減於碭民尤苦之益爲綏集勞來而增修其圩岸諸被溺者請倉粟數千石散賑民賴全活亦猶之碭而布令施惠稍得顯操舍之往徵條鞭太半爲主者乾沒又每按戶責輸民倍困則婢慮設法一湔前弊自是鮮竄負者俗尚競而囂訟兩造必面夫小大必以情胥史咸斂手伏以至鄰封軍衛之訟皆不之它而願質成于和以和之有賢守也三年臺使者交上其績加授奉政大夫封配孫爲宜人父母如之捧 龍章津津喜見顏色曰夙願其少疇乎無何擢廣信同知行日士民遮畱一比于碭然其志亦頗有翩然之舉矣旣抵廣信司江防清軍伍尺籍

雖稱逸於州縣而宦情亦寢薄且念大宜人春秋高遂得歸養計托疾言狀請于當道皆憎其賢固畱之坐是鬱鬱忽得疾悉符其所請狀有若前知然者亦異矣其年春仲五日奄忽卒于官上下並傷悼之時余總鎮在粵得報爲驚盡累日顧自少時何期許之深而其位與年竟止是耶郡丞生平遇戚友族黨甚厚在宦亦時時周其匱且簞者政有暇晷則寓意於篇章所爲近體亦出入長慶寶曆之間嘗寄余數詩俱鏗然有致至於優學校興斯文一念則由泰庠以逮和陽未之少弛先後膺薦劄五膺獎三十有一居碭以河功蒙 欽賚者

一此足徵其治績之所存矣生于嘉靖丙申年十一月初五日卒于萬曆丁亥年二月初五日年僅五十二配宜人在邸持其喪朝夕哭奠幾不欲生及仲季奔計始護櫬以歸宜人出孫豸史名閻與郡丞生同庚而懿行備當食貧常至脫簪珥以佐供具羞饋祀迨從宦凡郡丞之惠及於人多宜人相之其待妾媵和而有恩庶幾小星之行然室有姪多不育竟乏嗣迺遽其宜爲後者得伯兄尙謙次子仕廉繼焉宜人後郡丞二年亦病卒是爲萬

曆己丑五月某日自宜人卒也而紛紛內盡
咸益不可問矣側室李范二氏各女一長許聘游
東州子爲大叅少石公之孫李出次許聘孫守忠
子范出嗣子仕廉聘儒官孫孔褒女孫卜是年二
月六日廉奉郡丞與宜人合葬於九龍山之陽以
其叔庠生尙訓狀來請銘余方抱痾不能文姑次
其大者爲之銘銘曰

維守若令名鮮其全兩續而懋是曰能賢年胡弗
延其莫詰者天婉婉宜人厥德惟一遴嗣管家允
執其秘繼逝偕交將春秋乎並極

明文林郎廣東博羅令西洲陳公墓誌銘

嘉靖癸亥正月余方居畱曹舅氏西洲公自粵貽
之書曰吾茲且歸老矣當是歲舅年始逾艾正服
官政時也而遽欲以一令歸余甚訝焉逮秋忽得
內弟桂奕等之計狀來請銘則舅以嬰痰疾捐館
舍矣不覺長慟廢眠食者累日夜嗚呼公素余厚
而知之獨深乃于卒不得視歛含今且卜葬又莫
能躬執紼徒以泣濡毫銘其墓后余忍乎哉顧誰
不可辭迺按狀誌之舅陳姓諱秉謨字文卿西洲
其別號五代季曰德者朝散大夫自光州固始從

王氏入閩居候官再傳曰坦卜遷于連家焉高
保太學生曾祖箴潛惠弗耀祖文珙壽官父元憲
號石谿奉直大夫雲南提舉母黃氏生舅昆季八
人自以鉛槧爲師友公性最穎異日能誦數千言
人莫不以遠大期之嘉靖乙酉甫卅角來視諸兄
應舉于省適御史景公羅八閩遺才預試獲首選
入場是歲兄秉誠領薦第七鄉人榮之以爲書香
始未量也明年督學璞溪潘公試高等廩于庠徵
入五經書院肄業自是益殫精墳典及百家子史
每試輒出時輩右聲藹然起洎己酉始登鄉榜試
春官不第歸設講帳於天王寺名士重踵其門著
易經總會牛毛抉析有翊傳之功丙辰就仕授廣
東新寧諭寧濱海而俗獷庠士歲不一二至公端
槩屢嚴規約士始寢寢知學焉直指徐公督撫王
公交薦其賢擢博羅令初博有強寇夜突入城殺
邑牧縱焚掠緝捕久不能得公至廉得其人密授
箠盡獲之民咸躍然快邑有額外餘羨千計舊歸
之令公曰是安得免我也悉蠲以克公費卽一薪
一蔬不以取辦於民邑有寇莫村者頗猖獗爲民
害公迺選銳設謀以身先兵壯薙薶之斬渠賊二

十五生俘者十脫被虜數百而餘黨悉平直指
公稱其能錫金幣焉繼值歲饑甚又請發倉廩賑
卹民多賴全活然素性簡重不能爲媼阿以媚上
尋有量移之報百姓咨嗟相告語若失怙恃公獨
恬然不色慍或勸抵京就銓補公應曰陶云帝鄉
不可期矣遂拂衣歸父老遮道脫靴以識遺愛尾
其舟送者相屬有白叟黃童揮淚悲之謠後二十
餘年縣之里老庠士始各具申呈請于當道祀名
宦祠其畧云先任知縣陳某性稟醇和政崇簡易
除濫賦以拯流移捐俸金而脩學校約已則嚴絕
苞苴賑饑則大均廩粟旣獲越城之逋寇復殄掠
境之渠魁解綬慍色不形攀轅一錢弗受蓋實錄
也屬余在制府嘉嘆其事公天性孝友接人胸胸
周慎承父兄世濟之美畧無亢戾容事二親能以
色養遘疾醫藥必親夜或未嘗交睫惟父后谿翁
之喪日藉苦塊以處少歆餽粥而已繼丁母宜人
憂守禮如初越三月柴毀骨立而病作冢子微以
肉進矍然曰母以不孝加我竟撤之族旣蕃衍乃
立家訓俾子姓咸識禮教又傷族譜散逸大加纂
輯凡玄遠世德悉脩錄弗遺伯仲間恬然道義相

成禔躬砥行於公庭不干一私士論高之胡天不
憖遺竟患痰疾以物寔嘉靖癸亥七月二日也距
生正德己巳正月二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五屬續
之晨猶惓惓以清白家風勗二子焉配林氏同庠
恪女子男三長桂發庠生娶游氏同庠諤女先公
卒次桂奕庠生娶林氏都事希元女少桂馥娶趙
氏春坊庶子恢公裔女女二曰雍適孫夢暘曰肅
適孫懋賞孫男三十煥娶林氏學諭詔女士炳娶
江氏士耀女孫女玉英適孫斌英適孫德美瑤
英許聘庠生黃良瑞子興國以是年臘月十二日

定於新安里西泉山公牛時所營也嗣是堪輿家
多譚是山弗利至萬曆癸巳年月日季子
桂馥始遷于斗南先塋之前左阜蓋余爲兆之公
故孝廉及爲令愈介特有聲卽漢循良奚讓也若
如周灋必位以宅才則躋膺仕易耳而竟不得大
其展鎔又董董逾下壽以終世天其謂何夫材則
榘楠不棟梁而桷杙人終不以少其用騏驥千里
阻于一蹶遂駘駘伍然駿骨自重千金焉則公之
琦才瓌德迺世固有定論哉銘曰

嗟嗟舅氏厥賦旣異厥養彌蔚寧庠化敷羅城惠

暨孝敬篤于宗門廉慎洎乎世味嗟嗟舅氏而亦何遽止于是四十始仕不謂之蚤五十長逝不謂之老然其德未究施才未終造在舅氏之心則恬然而獨抱始域西泉繼遷斗南後有過而式者曰此其所毓靈而鍾顛者耶

明故臥雲孫隱君墓誌銘

違侍御十竹王公之門受甥室者六人而孫隱君最末君白哲而守醇然竟恬逸其終身數圉之矣其先世從光州固始入閩居連之土墩後周御史曉遷治之金壁國初曰端者明經起家爲刑部司務子貴普封御史端生鈞鈞生完愛東湖山水家焉饒穡事用詩禮啟其後完生楠楠生炯炯生孔彥爲君父以室燬于寇改卜治城之西暨母趙氏昕夕拮据而魁龍之居復興舉丈夫子三人君其次也諱守忠字可蓋別號臥雲其仲父孔席無

子擇爲後君事之一如所生養業舉子已而棄去
若有藉以自樂居恒寡嘿不作脂韋亦不喜彈射
人不逐什一亦不徇耳目好日屬其內人置醇醪
數升飲之酣而止嘗送其女兄之碭山任因訪漢
高所爲雲覆處歷虎丘西湖之勝見謂生公說法
石爲點頭則慕佛理見謂林逋從湖畔縱鶴迂客
則又慕高逸心洒洒曾不滯於埃塵其配王氏卽
余先室 贈夫人之季媛也賢而內佐之或留賓
治具輒咄嗟辦亘歲常若比翼琴瑟在御絕無乖
音故君亦了無內顧最意得因獲成其恬逸庶幾

於古達者之致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
杯便足了一生君飲不如茂世甚而一生固未離
杯中物如是而少而壯而未及於衰卒未見一日
之憂可謂自足跡持心計而營營窮晝夜不休能
無遜乎是見其爲人矣君生子五人長孝先娶正
郎陳公孫女次茂先娶楚府典寶應詔女次續先
娶應豸女楚先聘郡丞尚誠女皆余族光先幼未
聘然競習博士家言後宜必有雄飛也者女二長
適庠生陳喬桂次適大叅游公會孫時恒孫男二
匹臯匹申孫女一俱幼君生於嘉靖甲辰三月十

一日卒于萬曆辛卯九月二十日年四十有八
先等將以是年臘月念七日葬君湖山之麓持狀
來請銘泣曰先君幸於大司馬有連也願賜之一
言以光宅余不能辭迺爲銘

湖滙于斯祖室于斯已復析斯終則窆斯嗟嗟臥
雲安且苾斯

誥封淑人袁氏墓誌銘

袁淑人者余同年友李君廷觀明文之元配也父
坡稱邦夷先生以學行重里中淑人生而莊又嫻
於教幼時已通女訓內則諸書婉然一女士父愛
之爲擇所適宜亾如孀生者於是竟歸于明文明
文於寶應令 封通議大夫右齋先生瓚爲冢子
雅承家學覃精書史遂得致其聲以乙卯丙辰連
舉進士亾內顧憂者淑人寔相之淑人初歸李有
尊人棟家政日夕屢屢奉顏色修婦事適當二尊
人驩其贈淑人祖姑龔若伯祖姑熊皆發無子二

媪相依年八十餘矣而淑人拊摩之若嬰孺靡弗若也當能媪疾淑人躬湯藥至移寢第就侍已侍龔疾復爾又加勸焉廼媪念淑人孝輒祝天願報袁新婦德此其事卽唐之在崔門寧異哉明文旣通籍授南京兵部尚書郎淑人從之官爲東僮僕視局鑰惟謹時余授官同曹每過明文則見梱以內雍如也梱以外事并如也或爲供俱欸余必蠲潔多手所自詒余每歸語室人咸媿不及故人知職方君之有賢內佐也已明文稍遷爲溫州守六年擢閩運長再起河東所至著冰蘖操室中無所

聞間謫是成明文之清譽者淑人也明文雖宦於外時時遣信歸省二尊人則淑人未嘗不手紉衣履爲壽而河東之起淑人卽躬躬代明文任子舍事不復從矣淑人體素弱善病事明文十餘年所僅一再乳在畱都輒從更置側室爲蕃嗣計廼自舉一子側舉三子皆字之如一姻黨詫以爲難初旣奉侍二媪晚更尙篤事二尊人不少懈一日以省姑嫜歸而蹶奄忽遽隕蓋其於婦道有物身焉者淑人生嘉靖己丑卒于萬曆癸未年未滿德而以明文之秩累封至淑人於袁公所以相攸之

意良亦亡負矣子四長啓隆庠生有倫聲譽
廼再乳而育者次啓嘉娶甘氏次啓登啓朝俱
未娶并女三皆側室出孫男二承禧承祚啓隆子
也啓隆輩以乙酉歲十一月之吉葬淑人于黃坑
揚靈山之原丙戌春廼以其尊君之命及所撰狀
詣粵謁余銘余於明文備年好且稔淑人之德與
狀符也故不辭而爲之銘

銘曰孝敬服勤稱良婦相夫樹名亶佳偶字孽無
猜賢哉母相則徽祥貽不朽楊靈之吁氣孔厚鬱
其隆從歷永久